

## 第五十四回

贬九成秦桧弄权 送钦差汤怀自刎

诗曰：

报国丹心一鉴清，终天浩气布乾坤。

只惭世上无忠孝，不论人间有死生。

话说那岳云一马冲入番营，大叫：“俺岳小爷来踹营了！”舞动那两柄银锤，如飞蝗雨点一般的打来，谁人抵挡得住！况且那些番兵俱已晓得岳公子的厉害，都向两边闪开。岳公子逢人便打，打得众番兵东躲西逃，自相践踏。

恰好第三队先行严成方已到。两队军士将杨先锋误走小商河被金兵射死、如今岳公子单身独马踹进番营的事说了。严成方闻言大怒，即传令三军安下营寨：“等我帮他去来！”把马一提，直至番营，高声大叫：“俺严成方来踹营也！”抡动紫金锤，打将入来。指东打西，绕南转北，寻见了岳云，两个人并力打来。

那里兀朮在大营，见小番报说：“岳小南蛮又同了一个小南蛮叫做严成方，踹进营盘，十分凶狠，难以抵敌，望速遣将官擒拿！”兀朮思想：“某家六十万大兵来到此地，被杨再兴一人一骑挑死我四个先锋，杀伤我许多人马。如今又有这两个小南蛮如此厉害，叫某家怎能取得宋朝天下！”随即传下令来，点各营元帅、平章速去迎敌，务要生擒二人，如若放走，军令治罪。那些番兵番将得了此令，层层围住岳公子、严成方厮杀，不表。

再说那第四队先行何元庆领兵来到，军士也将杨再兴射死、岳公子与严成方杀入番营的事说了一遍。何元庆听了，吩咐三军扎下营寨，他也是一人一骑，冲至番营门首，大喝一声：“呔！番奴！何元庆来也！”舞动双锤，杀进番营。

随即那第五队先行余化龙兵马也到，听了此信，按下三军，飞马冲入番营，大叫一声：“番奴闪开！余化龙来也！”把银枪一起，点头点脑挑来，好生厉害，杀得那番兵喊叫道：“南蛮狠吓！”霎时间，冲透番营七层围子

手，撞翻八面虎狼军。匹马冲入重围，来寻众位先锋。

不久，那第六队罗延庆人马又到。众三军也将事说了一遍。罗延庆闻言，大怒道：“尔等扎下营盘，等我去与杨将军报仇！”一马飞奔而来。只见杨再兴射死在河内，延庆下马，拜了两拜，哭一声：“哥哥吓！你为国捐躯，真个痛杀我也！今小弟与兄上前去报仇，望哥哥阴灵护佑！”就揩干眼泪，上马提枪，竟往番营而来，杀入重围。罗延庆冲进番营，已是黄昏时分。

第七队伍尚志也到。三军也将前事禀上。伍尚志吩咐三军扎住营盘，飞马来至番营，将马一提，舞动这枝画杆银戟，杀进番营，一层层冲将进去。只见岳云、严成方、何元庆、余化龙、罗延庆皆在围内，伍尚志叫声：“有兴头！我伍尚志也来了！”六只大虫杀在番营内，锤打来，遇着便为肉酱；枪刺去，逢着顷刻身亡。真个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！

兀兀看见，便道：“不信这几个南蛮如此厉害！”遂又传集众平章一齐围住，吩咐：“务要拿了这几个南蛮，大事就定了。”众将得令，层层围住。

那六个人在里面杀了一层，又是一层，杀了一昼夜。恰好岳元帅、韩元帅的大兵已到，依河为界，放炮安营。那番阵内六个先行听见炮响，晓得是元帅兵到。岳公子抡锤打出番营，后边何元庆、余化龙、罗延庆、伍尚志一齐跟着杀出来。岳云回头一看，单单不见严成方，大叫：“众位叔父！严成方尚在阵内，快些进去救他出来。”岳公子当头，众将在后，复转身，一齐又杀进番营。只见严成方在乱军中逢人乱打，岳云道：“贤弟，快回营去罢！”严成方也不回言，举锤便打。岳云连忙架住。却是那严成方杀了一日一夜，已经杀昏了，只往番营杀进去，也认不出自家人了。岳云便一手抡锤，一手拖住严成方左手，何元庆扯住右手，罗延庆抱住身子，余化龙在前引路，伍尚志断后。众英雄裹了严成方杀出番营，来到大营，进帐见岳元帅缴令。

岳飞吩咐严成方后营将养。只见罗延庆十分悲苦，岳爷道：“贤弟休得悲苦：武将当场，马革裹尸，只是未曾享受朝廷爵禄，如此英雄，甚为可惜！”元帅就吩咐整备祭礼，亲自到小商河祭奠。然后收尸，葬在凤凰山，不表。

再说兀兀见众英雄去了，但见尸骸满地，血流成河，死者莫知其数，带

伤者甚众。一面将尸首埋葬，一面将带伤军士发在后营医治。又与众将计议道：“这岳南蛮如此厉害！他若各处人马到齐，早晚必来决战！某家想那秦桧为何不见照应，难道他死了不成？况某家何等恩义待他！他夫妻二人临别时对天立誓，归到南朝，岂有忘了某家之理？”军师道：“狼主今日进中原，秦桧岂有不照应之理？请狼主静候几日，决有好音。”且按下兀朮营中之事。

却说那边张元帅带领五万人马，刘元帅带兵五万，各处节度总兵皆到，共有二十万大兵，扎下了十二座大营，聚在朱仙镇上。

这一日，岳元帅升帐，军士来报说：“圣旨下。”岳爷连忙出营接旨。钦差开读，却是朝廷敕赐岳飞“上方剑”一口，札符数百道：有罪者先斩后奏，有功者任凭授职。岳爷谢恩，送了钦差起身。回到帐中坐下，又有探子进帐来报：“赵太师气愤疾发，已经亡故，将礼部尚书秦桧拜了相位，特来报知。”岳爷与众元帅、节度、总兵，各各差官送礼，进京贺喜。

过了数日，有新科状元张九成奉旨来做参谋，在营外候令。传宣官进帐通报，元帅遂命进见。张九成却不戎装，进营来至帐下，道：“各位老人在上，晚生张九成参见。”岳爷与众元帅等一齐站起来道：“殿元请起。”叫左右看坐。张九成道：“各位老元戎在上，晚生焉敢坐！”岳爷道：“奉君命到此，正要请教，焉有不坐之理？”九成只得告坐过了，就于旁侧坐定。岳爷道：“殿元馆阁奇才，何不随朝保驾，却来此处参谋？”九成道：“晚生蒙天子洪恩，不加黜逐，反得叨居鼎甲。因为晚生乃一介寒儒，前去参见秦太师，没有孝敬，故而秦太师在圣上面前，特保居此职。”岳爷对众元帅道：“岂有此理！我想那秦太师亦是十载寒窗，由青灯而居相位，怎么重赂轻贤！”众元帅道：“且留殿元在此，再作区处。”

正在说话之间，又报圣旨下了。众元帅闻报，一齐出营来接旨。那钦差在马上说道：“只要新科状元张九成上来接旨。”张九成忙上前道：“臣张九成接旨。”那钦差道：“圣旨命张九成往五国城去问候二圣，特此钦赐符节，望阙谢恩。”张九成谢恩过了。那钦差道：“圣上有旨，着岳飞速命状元起身，不可迟误！”说罢，即将符节交代明白，转马回去。

各位元帅进帐坐定，议论此事：“那里出自圣旨！必定秦桧弄权，陷害殿元！”众人各各愤愤不平，都说道：“如今朝内有了这样的奸臣，忠臣就不

能保全了！真正令人胆寒！”岳爷道：“贵钦差不知何日荣行？”张九成道：“晚生既有王命在身，焉敢耽搁？只是一件：家下还有老母与舍弟九思，怎知此事？须得写一信通知。今日便可起身。”岳爷道：“既如此，贵钦差可即写起书来，待本帅着人送到尊府便了。”即叫左右取过文房四宝，将桌子抬到九成面前。九成即含泪修书，将一个香囊封好在内，奉与岳元帅。岳元帅即唤过一名家将，吩咐道：“这封书，着你星夜往常州，送到状元府上，面见二老爷亲自开拆。”家将答应，领书而去。

张九成道：“家书已去，晚生就此告辞了！还求元帅差一位将军，送晚生出那番营便好。”岳爷道：“当得遵命。”即传下令来道：“那一位将军敢领送钦差出番营去？”下边应声道：“末将愿往。”岳爷举目一看，却是汤怀，不觉泪下，叫道：“汤将军好生前往！”这班元帅、各节度、总兵、众统制，与张九成、汤怀出营，一齐上马，直送至小商桥。众元帅道：“贵钦差，兄弟们不远送了！”张九成道：“请各位大人回营。”汤怀道：“各位大老爷，末将去了！”又对岳爷道：“大哥，小弟去了！”岳元帅欲待回言，喉中语塞，泪如泉涌，目不忍视。带领众将，回转营中，掩面悲切，退往后营去了。

那汤怀保着张九成直至番营，大喝道：“番奴听者，俺大宋天子，差新科状元张九成往五国城去问候二圣。快去通报，让路与我们走！”小番听了，便答道：“汤南蛮且住着！待俺去禀狼主。”小番忙进帐去报与兀朮。兀朮道：“中原有这等忠臣，甚为可敬！”传令把大营分开，让出一路。再点一员平章，带领五十儿郎，送他到五国城去。小番得令，传下号令。那五营八哨众番兵一齐两下分开，让出一条大路。张九成同汤怀，一齐穿营进来。那些番兵番将看见张九成生得面白唇红，红袍金带，乌纱皂靴，在马上手持符节，后边汤怀横枪跃马保着，人人喝采：“好个少年忠臣！”兀朮也来观看，不住口的称赞。又见汤怀跟在后头，便问军师道：“这可是岳南蛮手下的汤怀么？”哈迷蚩道：“果然是汤南蛮。”兀朮道：“中原有这样不怕死的南蛮，叫某家怎能取得宋朝天下！”吩咐：“将大营合好。若是汤南蛮转来，须要生擒活捉，不可伤他性命。违令者斩！”

却说张九成同汤怀二人出了番营，只见一个平章带了五十名番兵，上前问道：“呔！俺奉狼主之命，领兵护送。那一位是往五国城去的？”汤怀指着张九成道：“这一位便是。一路上尔等须要小心服侍！”番兵点头答

应。汤怀道：“张大人，末将不能远送了！”张九成道：“今日与将军一别，谅今生不能重会了！”言罢，掩面哭泣而去。

汤怀也哭了一会，望见钦差去远了，揩干了眼泪，回马来番营，摆着手银枪，踹进重围。众番兵上前拦住，喝道：“汤南蛮，今日你休想回营了！俺等奉狼主之命，在此拿你。你若早下马投降，不独免死，还要封你一个大大的头目。”汤怀大怒道：“呔！番贼！我老爷这几根精骨头，也不想回家乡的了。”大喝一声，便走马使枪，往番营中冲入重围，与番人大战。

那汤怀的手段本来是平常的，二来那座番营中有五十余里路长，这杆枪如何杀得出去？但见那番兵一层一层围将上来，大声叫道：“南蛮子，早早下马投降！若想出营，今生不能够了！”只一声叫，那些番兵番将，刀枪剑戟一齐杀将拢来。汤怀手中的这杆枪那里招架得住，这边一刀，那边一枪。汤怀想道：“不好了！我单人独骑，今日料想杀不出重围。倘被番人拿住，那时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反受番人之辱，倒不如自尽了罢！”把手中枪左右勾开许多兵器，大叫一声：“且慢动手！”众番将一齐住手，叫：“南蛮快快投降，免得擒捉！”汤怀喝道：“呔！你们休要想错了念头！俺汤老爷是何等之人，岂肯投降于你？少不得俺哥哥岳大元帅前来，将你等番奴扫尽，那时直捣黄龙府，捉住完颜老番奴，将你等番奴斩尽杀绝，那时方出俺心中之气也！”叫一声：“元帅大哥！小弟今生再不能见你之面了！”又叫：“各位兄弟们，今日俺汤怀与你们长别了！”就把手中枪尖调转，向咽喉只一下，早已翻身落马而死。可怜他：

一点丹心归地府，满腔浩气上天庭。

有诗曰：

送客归来勇气微，孤身力尽斗心稀。

自甘友谊轻生死，血染游魂志不移。

那些众番兵看见汤怀自尽，报与兀朮。兀朮吩咐把首级号令军前，将尸骸埋葬。岳爷正在营中思想汤怀，军士进来报道：“汤将军的首级，号令在番营前了！”岳爷闻言大哭道：“我与你自幼同窗学艺，恩同手足。未曾受得王封，安享太平之福，今日先丧于番人之手！”说罢，放声大哭。众将俱各悲咽。元帅吩咐备办祭礼，遥望番营祭奠。众将拜奠已毕，回营，不

提。

且说兀朮自葬汤怀之后，在帐中与众元帅、平章等称赞那汤怀的忠心义气，忽有小番进帐报道：“殿下到了。”兀朮传令宣进。陆文龙进营参见。那陆文龙：

年方一十六岁，膂力倒有千斤。身長九尺，面阔五停；头大腰圆，目秀眉清。弓马俱娴熟，双枪本事能。南朝少此英雄将，北国称为第一人！

这陆文龙进帐，参见毕，兀朮道：“王儿因何来迟？”文龙道：“臣儿因贪看中原景致，故尔来迟。父王领大兵进中原日久，为何不发兵马到临安，去捉南蛮皇帝，反下营在此？”兀朮就把杨再兴战死小商河，岳云、严成方等大战；又因对营有十二座南蛮营寨，况岳飞十分厉害，所以为父的不能前进说知。文龙道：“今日天色尚早，待臣儿领兵前去，捉拿几个南朝蛮子，与父王解闷！”兀朮道：“王儿要去，必须小心！”

文龙领令出来，带领番兵，直过小商桥，来至宋营讨战。当有小军报入大营：“启上元帅：今有番邦一员小将，在外讨战。”元帅便问两边众将：“那一位敢出马？”话言未绝，旁边闪过呼天庆、呼天保两员将官，上前打恭道：“小将情愿出阵，擒此番奴来献上。”元帅吩咐小心前去。

二人得令，出营上马，带领兵卒来至阵前。两军相对，各列阵势。呼天保一马当先，观看这员番将，年纪十六七岁，白面红唇；头戴一顶二龙戏珠紫金冠，两根雉尾斜飘；穿一件大红团龙战袄，外罩着一副锁子黄金玲珑铠甲；左肋下悬一口宝刀，右肋边挂一张雕弓；坐下一匹红纱马，使着两杆六沉枪；威风凛凛，雄气赳赳。呼天保暗暗喝采：“好一员小将！”便高声问道：“番将快通名来！”文龙道：“某家乃大金国昌平王殿下陆文龙便是。尔乃何人？”呼天保道：“我乃岳元帅麾下大将呼天保是也。看你小小年纪，何苦来受死！倒不如快快回去，别叫一个有些年纪的来，省得说我来欺你小孩子家。”陆文龙哈哈大笑道：“我闻说你家岳蛮子有些本事，故来擒他，量你这些小卒，何足道哉！”呼天保大怒，拍马抡刀，直取陆文龙。陆文龙将左手的枪，勾开了大刀；右手那枝枪，豁的一声，向呼天保前心刺来，要招架也来不及，正中心窝，跌下马来，死于非命。呼天庆大吼一声：“好番奴，怎敢伤吾兄长！我来也！”拍马上前，举刀便砍。陆文龙双枪齐

举。两个交战,不上十个回合,又一枪,把呼天庆挑下马来;再一枪,结果了性命。

陆文龙高声大叫:“宋营中着几个有本事的人出来会战!休使这等无名小卒,白白的来送死!”那败军慌慌忙忙报知元帅。元帅听得二将阵亡,止不住伤心下泪,便问:“再有那位将军出阵擒拿番将?”只见下边走过岳云、张宪、严成方、何元庆四人,一齐上前领令,情愿同去。岳爷道:“既是四人同去,吾有一计,可擒来将。”四人齐齐听令。正是:

运筹帷幄将军事,陷阵冲锋战士功。

毕竟不知岳元帅说出什么计来,且听下回分解。